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水利

宋仁宗時知陳州宋祁乞開治渒河奏曰臣知壽州日伏見本州安豐縣有芍陂自古所傳元引龍穴山水及渒河水入陂每歲漑田萬頃近年多被泥沙淤淀陂池地漸高畜水轉少龍穴山一泒水源既小今來只藉渒

河注水入陂後來渾河一道水渠本縣又不脩開遂致水道咽塞陂水淺涸臣自到任後併值二年乾旱去年自六月放竭陂水只是救灌得側近一二千頃是以壽州米價踴貴官私妨闕臣切聞得壽州正是出米之地全藉此一陂舊來陂水若滿常無乾旱是以縣名安豐蓋取此義臣欲乞朝旨直下本州委知州通判親往陂上相度開治渾河令水渠深快於渾河内其堪闌水入渠注滿陂内高築陂岸及重開撅陂内淤淀之處令稍

深閣其工亦不甚多只乞就來春農隙之時少借隣縣并本縣人夫三五千人約功一月可見次第如陂水滿足則溉田萬頃永無凶年兼得陳潁至京都一路官私米斛有可供應

神宗熈寧二年司馬光乞優賞宋昌言劄子曰臣聞國家大政在於賞罰若賞罰明當功無不成臣去冬奉勑與張茂則相度二股河及生堤利害當時都水監丞宋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上置立上約擗欄

水勢令入東流候向去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閉塞斷
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諸州
軍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尋具此利害奏聞蒙朝廷聽許
令修置上約自後昌言同列提舉修生隄者以策非已
出百端沮毀以為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併力修生隄
及李立之赴闕上殿所言陛下所親聞也賴陛下聖明
斷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約令秋擗攔得水勢一併入
東流其北流尋已閉斷雖頗漂溺損近東滄德等州民

田廬舍然恩冀深瀛以西州軍蒙利亦為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謂之無功今若與同列稱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賞臣竊恐當官之人覩之無所沮勸況昌言因去歲職當在外河決棗强獨奪一官今若止復舊官則是衆人受賞而昌言獨不得賞也設使鄉者修置上約不成或背了二股併入北流其同列豈肯分昌言之罪伏望聖慈察昌言建議之功特與復舊官外吏與董役之人等第別加酬奬庶使向去用心向公者朝廷必不負

之也
四年開修漳河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因與大臣
論財用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
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
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由地
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
無害勞民先王所謹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會
京東河北大風三月詔曰風變異常當安靜以應天災

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中書格詔不下尋有旨
權令罷役
五年發運使羅拯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
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
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
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
間良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複河
取淮爲源不置堰牐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

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用牐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

八年程昉與劉璯言衛州沙河湮没宜自王供埽開濬

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其利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橫絶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啓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九年秋昉奏畢功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

開舊沙河取黄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檝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栰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功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黄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納必致决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濬況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

儻謂通江淮之漕即尤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黄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經入黄河達于北京自北京和雇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却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黄河新堤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踈此乃熈寧四年秋黄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遣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奈何反欲

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修固御河堤防方議開置河口況御河堤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别委清彊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為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横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牐例放舟船實便與彦博所言不

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至應接沿邊榷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跡決口置牐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檝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

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栰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渰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黄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牐之地纔及堤身之半詢之土人云自慶歷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暴水暴漲

則河身乃在𦠆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栰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愽采衆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隄堰新口存新𦠆而勿治庶可以銷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

十年八月河決鄭州滎澤文彦博上言曰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堤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熈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

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嗸嗸䫊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

熈寧中監察御史裏行劉摯上奏曰臣伏見內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於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凡九萬夫所用物料本不預備需索倉猝出於非時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除轉運司供應稈草梢椿之外又自差官採

漳堤榆栁及監牧司地内栁株共十餘萬皆是逐州自管津般河北難得薪柴村農惟以麥䵰等燒用及經冬泥補而昉等妄奏民間不用已料一萬餘工差本司兵士散就州縣民田内自行收刈所役人夫莫非虐用往往逼使夜役蹂踐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傳至京師而昉等妄奏民間樂於功役無不悦喜民夫既散役兵尚衆本路廂軍剗刷都盡諸處無不闕事而昉等奏陳不已形跡州縣淩侮官

吏仍乞於洺州調起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功擾攘至於如此本路監司畏昉之勢不敢言其非而上下以目臣不知昉之為是役其利安在或聞欲泄邢州大名等處積水令使此水如昉之意通行而北緣下流狹無所容受不免泛溢乃是移此就彼易地為患今來朝廷既令權罷則利害姑置之如聞昉為見罷役怨恚偃蹇有退休之請朝旨又令總領淤田司事臣謹按程昉李宜之將命興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實聞于朝貪

功幸進擾民殘物前後奏報事皆欺罔而昉又敢邀君
肆慢在於典憲可誅無赦若尚令昉以都水丞領事河
上伏恐生事興患未有窮已伏乞明布昉等罪狀重行
貶竄以慰一方殘弊之民使天下皆知此役之害非朝
廷意且以戒徼幸希賞罔上賊民之人謹具彈劾以奏
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言汴口歲開閉修
堤防通漕纔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患
黄河嚙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

為去年七月黄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髙闊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知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五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為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牐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濼皆可引以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

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

元豐中河決小吴北注界河東入于海詔東流故道淤高勿塞乃開大吴以護北都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同知院事趙瞻議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為可回宜為數歲

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為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歴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役如瞻所議

神宗時郟亶奏曰臣准中劄節文奉旨令臣候到兩浙相度利害即詣司農寺商量臣今已到池州切縁臣所

言蘇州水利與自來建議之人不同蓋自來建議不知古人治田之法但循目今決水之末合小務大畧近治遠求効欲速而久逾無功糜費雖多而水灾仍舊臣譬畫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由小以成大自近以及遠要利雖久而收功甚速用工雖大而為役不勞所以與自來建議者不同也臣今欲再乞先詣司農將臣元所上文字地圖與今再陳利害及將來合行事件曲折辨析子細陳白則利可盡於一食之頃工可定於數月之内

小効可見於一年大効可成於五歲臣今往眞州聽候
朝旨先具到治田利害大槩畫一聞奏所有將來合行
擘畫事件容臣前路譔成文字至司農日供上謹具所
陳利害
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昔禹時震澤為患東有
堽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堽阜䟽為三江東入海
而震澤始定然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為
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

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漑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每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之高下井之而為田其環湖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為縱浦以通於江

又於浦之東西為橫塘以接其勢而棊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别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為堤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為闊其塘浦以使決積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不下一丈且如塘面闊三十丈底闊二十五

丈深一丈積土二萬七千五百尺分為兩岸則每岸積土一萬三千七百五十尺故岸基可闊五丈面可闊一丈而高二丈已上然其間塘浦亦有淺狹處并所取之土未必盡能為岸故曰高者二丈低者不下一丈也今蘇州水田之岸高者不過四五尺低者三二尺而已塘浦闊者止六七丈狹者止三五丈而欲禦湍悍之水其可得乎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高出於塘

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堽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於海者又有早晚一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江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

為横浦其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過之且堽阜之地髙於積水之處四五尺七八尺逺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塘浦闊深若此者葢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堽阜之地雖大旱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年積水或從此而泄之耳非専為闊深塘浦以決低田之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堽門堰門斗門以瀦畜之是雖大旱堽阜之地皆可

耕以爲田此古人治髙田畜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髙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地常獲豐熟也

二論後世廢低田髙田之法古人治田髙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率逐圩之人脩築隄防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崑山低田皆沈在水中而俗呼

之名猶有野鶴段大泗段湛段及和尚圍盛墩圍之類至錢氏有國而常撩清指揮之名此其遺法也開河之卒而名之為撩清者隄防常存而逐年撩治之謂若今之河清然洎乎年祀綿遠古法隳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中因以為家欲其行舟及安舟之便乃鑿為小涇小浜即臣昨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安泊

船也涇浜既小堤岸不高遂至壞却田圩為白水也今崑山栢家瀼水底之下尚有民家堦甃之遺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新顧晏陶湛等田舍皆在田圍之中每至大水年亦是外水高於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堤塘浦久不浚治故肥泥增漲人戶不顧久遠之利請射為田官中利於租稅或因請托遂圩給付始作

小堤於外終無大堤於内萬一小潑遂蕩然隳壞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每州縣擘畫乞開浚塘浦不知古人闊其塘浦高其堤岸之意乃謂只欲行舟决水不須如此深闊兼恐上司及朝廷不從多是小破工料少計日月比至興役則將一條塘變為三條塘也自小虞浦至和塘並闊三二十丈累經開淘今小虞浦只闊十餘丈至和塘止闊六七尺此目所睹也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脩

堤岸蘇州租米上田每畆一石下田只五六斗又輸納苗税借使年年遇熟每畝不過剩得三五斗若一次做岸每畝約用錢三二百文故田主寧肯没田不肯做岸或因租户利於易田而故要渰没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於常稔之田而所納租亦依常數而租户樂於間年渰没也或因決破古堤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做岸一圩之内既是衆

人之田邊圩之人往往侵削邊圩之田以為己田及其圩岸既壞邊圩之人豈肯更出己田與衆人做岸所以無由完復舊堤矣或因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百姓既無力浚塘脩岸官司又謂本是民田不肯調發夫役與之脩治上下因循遂成白水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

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堤岸亦皆狹小沈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常潤湖秀之田及蘇州堽阜之地並皆枯旱其堤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蓋由無隄防禦水之具也民田既不能容水故水與江平而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各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臣伏睹昨議狹汴河者謂汴闊處水面散漫不至深決湖汴河淤

澱今蘇州水面動連一二百里而太湖水不可及
黃湍迅而欲三江不淤不可得也今二江已塞而
一江又淺倘不完復堤岸驅低田之水盡入於松
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則
震澤之患不止蘇而已矣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
高田之廢始由田法隳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港
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則潮不應沿於江者
又因水田隄防隳壞水得瀦聚於民田之間而江

水漸低故髙田復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户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堤門而不能畜水故髙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堤阜之田已乾枯矣唯大水年湖秀二州與蘇州低田渰没淨盡則堤阜之田幸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復堤門以畜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髙田廢田也蘇州不有旱灾即有水患但水田近城郭為士人所見

而稅復重旱田遠城郭士人所不見而稅輕故議者止論治旱也

亶又奏曰臣已於五月二十日罷廣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職任六月十九日起離廣州今已於韶州出陸前去兩浙次切緣臣所陳水利委實浩大蓋蘇州之水田東南美利而隄防不立溝洫不通二三百年間風波蕩蝕僅若平湖議者見其如此乃謂舊本澤國不可使之為田上偷下安恬不為怪至如堤身之田皆肥衍豐

厚每遇大水一熟其收倍蓰於水田只因隄堰隳壞不能瀦水而歲為旱地深可痛惜夫天生時而地生財人者承天之時順地之宜作為衣食以自資也今乃不能承時順宜而止欲隨天之水旱任地之高下幸其自成為民者既不知所以承順之方為吏者又不施所以教導之力而欲吾民富庶不可得也臣籍係崑山家居太倉正在水田旱田之間備知利害伏見自來治水者不過取其舊所開所治者隨曲直闊狹浚決之而已臣之

所陳殊異於此方欲順地形高下之宜求古人蓄泄之跡髙其隄防大其溝澮曲者使直狹者使廣通民之往來而害田者塞之雖民田而可為溝澮者決之如此僅可治水若夫依隨故道而苟免一時之勞切恐空費公私終非經久之利臣今欲乞先詣司農司陳白利害然後往兩浙運司倉司提刑司同商量謹具狀奏聞伏候

勑旨

右司諫蘇轍論京西水櫃狀曰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

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年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還即給還元估價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為雨水浸淫占

壓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曾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為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碍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哲宗元祐二年左司諫朱光庭上奏曰臣竊以君論一相相擇百官各任其職而天下治古今不易之道也今

日朝廷内外無事唯治河為大役竊緣河之所以可治朝廷難以遥度責在水官任職而已其所用物料所役兵夫水官既任責則朝廷自合應副將來成功則當不惜重賞設或敗事亦當必行重責如此則上有所取信而不致過舉下不敢欺罔而以實從事臣今日所聞則異於此朝廷只知河之當竭財力以應副而水官不任其責僥倖成功則自稱己力以兾重賞以至敗事則推過朝廷苟免重責此不可之甚者也伏見此役非小役

也其所責物料所役兵夫萬數不少若水官自不任責則朝廷何所取信而興此大役伏乞朝廷指揮下脩河司取責水官委實可以廻復大河結罪狀庶使身任其責以實從事不至朝廷有所過舉所繫事體甚大伏望

聖慈早賜指揮

右司諫王覿上言曰河北人户轉徙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空倉廩以振濟又遣專使察視之恩德厚矣然耕耘是時而流轉於道路者不已二麥將熟而寓食於

四方者未還其故何也盍亦治其本矣今河之為患三泛濫渟滀漫無涯涘呑食民田未見窮已一也緣邊漕運獨頼御河今御河淤澱轉輸艱梗二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即為平陸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擇都水轉運而責成耳今轉運使范子竒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繆望别擇人時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兩疏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决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

故京師恃以北限彊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遂屬遼界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歴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効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行直抵京師長慮郤顧可為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計也尚書王存等亦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

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幸萬一以兾成功又須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望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按視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為憂存謂今公私財力困匱惟朝廷未甚知者賴先帝時封樁錢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

夫圖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黄河為阻況今河流未必便衝過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議存宗愈亦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為患非一淤沿邊塘泊斷御河漕運失中國之

險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
下通頼但恐不能成功為患甚於今日故欲選近臣按
視若孝先之説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
為則令沿河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别求可以疏
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曽商量望賜
詳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
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為河堤決溢脩塞令入河耳不聞
斡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収回戊戌詔書

侍御史王岩叟乞詔大臣早決河議奏曰臣伏以朝廷知大河橫流為北道之患日益以深故遣專使命水官相議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臣竊意朝廷默有定論必欲紓患矣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洎致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勑都水使者揔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而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他日雖有命令真不可易誰將信之夫利害之際自古以

來不能無二三之說必朝廷之上力主一議斷而必行乃克有濟不容一人言之輙興一人言之輙廢大事大議而易興易奪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有大害者七焉不可不早為計爾北塞之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泊若河堙沒勢雖退流猝不可濬浸失此塞險固之利一也使百萬生靈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絶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邊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

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没西路阻絶敵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為憂七也非此七者之害則委之可也緩而未治之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於前歲今歲之患又甚焉則將奈何伏惟陛下深拱九重此事之可否必以仰大臣大臣固當為陛下審慮謹發而謹持之以救大患不可坐視而無所處也伏望聖慈深詔執政大臣早決

河議而責成之實廟社生靈之幸臣不勝愚忠

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論回河乞付有司熟議疏曰伏覩

内降指揮黄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

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向去決要回復故

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寳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

言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為大惟

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

下大治者用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而無

所趣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川之流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一力之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敵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為萬全之勝剋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為深鑑也臣

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見但一面商量却使進入若别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黄河利害乞付之羣臣有司子細商量以求必當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切見自來邊事陛下多委樞密院及邊帥典禮亦委執政并禮官今來河事正與此同況利害尚在久遠不至倉卒可容詳熟商量

純仁再論回河畫一疏曰臣伏見昨日議論河事大臣

各有所見聖心愼於裁決天下幸甚臣輙更陳一二仰
裨宸聽具畫一如左
一大河爲中國之險此乃人所共知今欲改移須先
審驗河勢所向地形高下可爲則爲固不可以人力
國財强與水爭前來執政輕信事不預慮已枉用
過人功物料不少今來又欲不度可否決要施功
只恐將來用過財力漸多朝廷欲罷不能財匱人
勞別生它事則設險之利未成而疲耗之弊難救

矣昨來止用兵卒二萬亦聞逃亡至多若下諸州
取償放減生還人數便見的實
一凡欲舉事雖小亦必預計財料先備人工然後度
力可為方議下手豈有大河之役繫半天下生民
休戚未曾計定的確人工物料便欲興工將來事
至垂成水勢壅遏上下危急之際方却旋有增添
公私既無預備倉卒科率於民何由可辦擾人害
國莫此為大所以宜加深慮也

一河役所費既廣則既回之後亦要數年安流若水小之時僅能閉塞至水大之後更復横流及恐壅住北流或東向舊河吞納不快却致别處決溢則為害愈甚此事須當建議相度之臣審度保明然後定議如此則民力國財不至耗用朝廷所舉不為天下竊議

一議者本欲回復黄河今見議論不同已自不敢執守却稱來年且先開減水河以試探水勢若此小

工料猶可苟為試探若大段費耗豈得不先審度便從舉事及云將來若河有改易不罪水官此是姦人希賞逃罪之本兼黄河北流今已數年未曾別為大患而議者先事回改恐失中國之利正如西夏本不曾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幾會遂興靈武之師所以臣言與向時邊事正同望

聖意深察

純仁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又論回河利害疏曰

臣聞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緣小人之情希功好進行險生事於聖明無事之朝則必妄說利害覬朝廷舉事以求爵賞朝廷若輕信其言則民不安矣國家之弊常必由斯臣不敢遠引古昔只以近事言之國家自仁宗以前天下無事百姓安樂雖有元昊曽叛獨陜西應副不易未聞四方匱乏百姓有嗟嘆之聲也自王安石輕信小人之言勸先皇更改法令而後乘間妄作者紛然矣主用兵之謀至於

勸興靈武之役而生民被害衆矣且以先帝聖明舉動
固欲詳審然小人利口欺誤執政而致執政復誤朝廷
也其勸更法令者則曰君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及勸
興靈武之師者復曰將為北敵所并時不可失臣前在
政府又見欲回復大河者又曰河勢方東恐變改不定
時不可失臣以前車之戒是以深畏其言故嘗屢有奏
陳以謂百姓久勞方賴陛下安養不急之務不可遽興
蒙陛下專遣范百禄趙君錫相度歸陳回河之害甚明

裳宸斷宣諭大臣令速罷脩河司臣預奉行詔旨深以復見堯舜知人安民為慶三兩月來却聞孫村有溢岸水自然東行議者以謂可因水勢以成大利朝廷遂捨向來范百禄趙君錫之議而復興回河之役臣覩今之舉動次第是用時不可失之説而欲竭力必成臣更不敢以難成及雖成三五年間必有決溢為慮只且以河水東流之後增添兩岸隄防鋪分大段數多逐年防守之費所加數倍則財用之耗蠧與生民之勞擾無有已

時更望聖慈特降睿旨再下有司預約回河之後逐年兩岸埽鋪防捍工費比之今日所增幾何及逐年錢物於甚處出辦則利害灼然可見若利多害少尚覬徐圖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靜臣受陛下不次拔擢之恩雖養痾補外不敢自同衆人坐視成敗所以冒避僭越之愆而伸補報之萬一區區愚誠惟聖聰憐察

戶部侍郎蘇轍論開孫村河䟽曰臣為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

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畧無羸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羡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横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桒弘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大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陜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黄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

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
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勞苦已甚而莫
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名河北轉運
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
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
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
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吴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
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黄河之性急

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

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敵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聽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

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瀕河數十里為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為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

省兵夫梢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為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為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敵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敵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敵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敵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敵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

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畧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敵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為矣又臣訪聞今歳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甞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頼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歳

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戸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輙再論回河疏曰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為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

力未復未堪此役輙奏言不便既而採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昌言於朝曰黄河自小吴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洶

洶傳笑以為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内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為河朔之患外廷踈遠不知此説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顧畢陳其説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説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説陛下深居九重羣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眞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

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懽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黄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黄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烽警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敵國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為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跡以為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

無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敵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敵地日蹙吾土日紓其爲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爲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爲契丹謀則多爲朝廷慮則疎矣議者或謂河入敵境彼或造舟爲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爲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

能之令兩界脩築城柵比舊小增輙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敵中遂成此橋黄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恠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説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為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

役既興勢不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饑餓相逼必為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邊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痏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

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為不久矣然敵情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

輒三論回河疏曰臣近者聞有内批降付三省言黄河若不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為黄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横議欲塞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

衆心憂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收入前降批語羣臣釋然咸知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椿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調發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禄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

發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之形欲令使者㸃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己無心欲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梢發兵二事使范百禄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為難得新法擅錢不屬户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況河北災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財傷為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禄等以開河為便猶當計校

利害寬展歲月調兵買梢皆非今歲所急范百禄等以
開河為不便則聚兵積梢梢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為糞
壤皆非計也況所用梢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踴
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貲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
若令配買則河北災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
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竊不
自量再三干與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避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郭培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一

明　楊士竒等　撰

水利

宋哲宗元祐二年翰林學士蘇轍論黄河必非東決疏

曰臣去歲領户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曽上三章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東故道髙仰勢決難行是時大臣之議多謂故道

可開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禄趙君錫親行相度以人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為言違背大臣則難為說而百禄等既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也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趨下可以一言而決故百禄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效其誠說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為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蓋河上每歲常事耳其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偉

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申報以分水為名欲因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僥倖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為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此輩差遣請受不可僥求惟有河事一興則求無不可而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樂聞其事乎臣竊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申報漲水出崖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二三丈河雖三尺童

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為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工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昔鯀堙洪水汨陳五行逆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成鯀以殛死今一河雖小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奈何不計利害而輕動之哉臣願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利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其故道堤防壞缺之處畧加修完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

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興功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羣小妄説不攻自破矣若不待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即行應副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請受因緣生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黃河等事為衆人所疾跡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出位而言正與兄軾無異然不忍朝廷莫大之害而舉朝臣僚懲創前事無有一人為陛下

言者是以不能自已狂愚宰易伏俟誅遣

轍又乞罷修河司疏曰臣於去年嘗再具劄子論黄河漲水於孫村出岸東流本非東決而吴安持李偉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欲因此塞斷北流東復故道差官調夫於今年春首興起大役臣竊疾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為河北生靈連歲災傷不宜輕有舉動乞陛下斷之於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能回臣尋被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

訪以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敵
中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
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以為二聖明見千里之
外雖或巧為障蔽而天日所照卒無能為惟減水河役
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
為此勢難遽回既為聖鑒所臨要當迤邐盡罷今月六
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為名權罷修黄河候今秋取吉大
臣覆奏盡罷黄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皇皇

之際聞命踊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不謂減水河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灾曲全大臣不欲明指其過而大臣復請遍罷諸河以蓋獨罷減水之跡上下相蒙體實未便何者北流堤防積歲不治近來南宫宗城等處決溢皆由堤防怯薄夏秋水漲勢不能支都水官吏竊幸其事因以為回河減水之說既不依常理興功貼築甚者又大計閉塞決口功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用相若則孫村之役不為過當由此北流之患

漫不禁止臣昨過瀛深洺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數州之民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開減水河雖不開掘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歲淤高往事可驗縱復開掘深廣河淤一上勢不復存於此施功顯是枉費國力而捨彼為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不知誤興大役雖傷財害民為患不小而事有過誤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為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議

違衆悖理決不可為而恊力主張膠固為一去歲所罷今歲復行順之者任用違之者斥去雖被聖旨猶復遷就以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為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為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

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既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羣臣顧望有不為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有所不行行之必盡黄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堤岸罷吴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虚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臣待罪翰苑身無言責冒昧納忠譏訶貴近罪合

萬死然念頃自初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禁近恩徳深重羣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無敢言者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

轍為御史中丞又乞罷修河司疏曰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朝廷建為回河之議自是北京生靈懐魚鼈之憂日夜為遷徙之計監司守臣及敇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難矣而去歳八月

宣德郎李偉輒敢獻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力排衆議僥倖萬一私覬功賞朝廷為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剗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梢芟百費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為之騷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勅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

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竢求得一人可代偉者即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當即日誅竄以謝天下今乃遷延至此況有前件聖旨必非虚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説今漲水已退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請候霜降水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内妨礙處略施疏濬候氷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深闊釃為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葢猶挾姦意覬望朝廷欲徐為

興動大役之計以固權利不然但畧行開撥口地則北
外丞司自可辦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留李偉使時
進姦謀以敗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
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
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勅流竄李偉以正國法
貼黄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河
朔之都會也昔人遠為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三
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閒之地至館陶合入河身

故北京若無大患今自李偉等閉塞三河門築截
河馬頭指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四
第七鋪開撥河道慾令漲水灌注北京之上今歲
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簽横堤平南望瀰汎五
十餘里是時北京中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致
蹂虞今偉等申請皆没此目前實害而探言北流
深瀛汎浸之害以為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
據今年深瀛等州堤防新復未甚髙厚然皆不至

決溢若將來歲歲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決漲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深害雖無東流未為患也故臣以為偉等皆妄言苟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最河防之巨蠹也

中書舍人曾肇奏曰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飢殍瘡痍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脩治舊堤開減水河

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將安施乎會范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為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即奏曰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簽河導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既開撅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顧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

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名赴都堂
則又請以二年為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水
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
是又不竢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
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擬見買數計
經歲未及毫釐度事理終不可為故為大言又云若失
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即永無回河之理臣
等竊謂河流轉徙迺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

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葺舊堤一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釃為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也四年正月癸未百祿等使回入對復言脩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疋兩收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預焉願罷有害

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堤以護南決口未報己亥
乃詔罷回河及脩減水河
四月戊午尚書省言大河東流為中國之要險自大吳
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濼兼濁水入界河向去
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
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范百禄趙君錫條畫以聞
百禄等言臣等昨按行黃河濁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
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

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百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刓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

決溢之害此迺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塘濼有限遼之名無禦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即已澱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為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復何慮藉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流擾之乎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

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豈塘濼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跡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慢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無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燾奏嘗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

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北至流入於河後欲導洛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闢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鈌為斗門名通舟楫其實導河以助洛水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為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為欺罔朝廷惑於安流之説税屋之利恬不為

慮而不知新沙踈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為今之計宜復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灾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

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癈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圻去兩岸舍屋盡廢僦錢為害者一而甚小所謂省小費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畧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

幸流勢卧北故瀆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卧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闢百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為京師之福又減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既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為順便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此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

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趙偁權河北轉運使偁素與安

持等議不協嘗上河議其畧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功廢騷動半天下復為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為淵潭其狀可見況故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輙復自斷夫河流有逆順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堤復修宗城棄堤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閼村河門使河流湍直以成

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以河事并都水條例一付轉運司而總以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職事可舉弊事可去

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奏言北流軟堰並依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葢東流本人力所開闊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絶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絶軟堰何由能立葢水官之意欲以

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隂為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譸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横役枉費殆無窮已臣切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

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利而不知闞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也夫欲合河以為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為説姑為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為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為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

紹聖元年正月㣧為轉運使又上言曰河自孟津初行

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兾北抵滄景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横壠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内黄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闔村河門脩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

滹河下已湮而上流横潰為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陂隄為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絶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吴安持同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聞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

哲宗時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論回河狀曰右臣伏見元豐四年五月河決小吳六月三日神宗皇帝詔旨更不脩閉決口至十二月又宣諭輔臣曰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其詔書及聖語已書於實錄謹節錄進呈恭惟先帝聰明睿智窮神燭理不出九重而洞知河之利害斷以聖意如親臨覩雖神禹復生亦不過此所以終先帝之世人莫敢輕議河行大吳今已九年自元豐八年以來議者乃有異同朝廷疑惑故前遣李常馮宗道後又遣

臣叔百祿趙君錫案視皆言無可塞之理即用北流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九可謂衆矣昔堯之時洪水滔天堯咨四岳誰可治水者四岳皆薦鯀堯知鯀不可用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言其為人很戾必不能順五行之性也四岳皆曰試之堯乃命鯀治水九載而功不成夫堯既知鯀不可用然而勉從四岳者何也稽于衆捨己從人也雖勉從四岳然鯀治水果無成功卒如堯之言夫以堯之聖知鯀不可用然猶捨己以從人而

況執政大臣出一言而欲天下莫之敢違乎夫河為四瀆之宗萬水所會自大禹患其難治然禹所以能治之者順水之性而已漢武帝時河決瓠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武帝好神仙時方憂河決方士言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此四者皆武帝所欲而不能得故方士以此說之至以塞決河比求神仙及長生其難可知也自是以後二十餘年不復塞武帝既封禪巡祭山川因祠太山還至瓠

子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帝悼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乃卒塞之名曰宣防其難亦至矣昨朝廷使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患遂命偉專管勾疏導二股河臣竊詳李偉止因開沙河直堤第三鋪口放漲水入孫村口强名之為二股水落當復如故其理必難久行就使大河能成二股則東西兩流占地愈多所備益廣隄防之費自倍先朝亦嘗為二股而終不成者河之大勢

必歸於一故也而李偉因此乃欲以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逵大河復歸故道希合執政無所忌憚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謀於衆即依偉奏置都提舉脩河司亦未嘗審問吴安持可與不可即令與范子竒同提舉安持既開直隄第四鋪口而第七鋪危急襯安持奏自八月八日救護至二十八日日數不為不多用梢草等百萬物料不為不豐調急夫至六七千人力不為不至官吏自夜達旦不為不勤埽緶愈危隨即

墊去甚於漏卮何時窮已終不能守而直堤自潰决百餘步今纔開一鋪而河勢變移人意已不能測功役已不為小安持所奏已執兩端將來閉塞北流何止萬倍於此若其無成豈肯任責又聞范子竒爭言河不可回朝廷已令分析昨謝卿材奏乞兼領河事制置一年必使國用不加費民力不加勞河清任招物料任買水行地中冀不决溢河灘之地漸可耕墾自來春府界京東不消調夫亦免科出夫錢又乞赴闕稟議河事自河决

以來監司未嘗肯任咎責獨卿材所奏如此朝廷何不且試之一年若其無成顯行黜責如此則誰不盡力孰敢妄言而尚書省批令先具措置利害聞奏不令赴闕昨先移卿材河東乃復置修河司而改用范子奇意謂子奇必不敢違耳然子奇亦明言不可者豈固欲違朝廷哉子奇久任河北必亦知其可與不可也臣竊見去年初遣二使之時大臣方且力爭或曰可塞或曰不可今言不可者已罷免所以廟堂無異議之人止用一李

偉之言暴然復興此役用物料發急夫調兵已不為少凡河役一起則公私遂空將來聚十萬兵夫不唯窮困河北一路生靈京東京西亦皆震擾人民離散盜賊並興國之大憂或在於此今河去北京止十五餘里若進馬頭廹蹙河水則其勢不可測知脫有疎虞北京將何以捍禦當此之時雖誅李偉輩不足以謝天下生靈陛下悔之何及夫河不可塞在理甚明稽之帝堯則當從衆驗之神禹則當順下質之先帝詔書具存陛下昨欲

遣使之時先已降詔恐人有覬望之意復追改之此乃
陛下以大公為心無所專主不輕河事慎之至也及二
使還奏大臣論議猶不能一獨陛下聖意主張遂罷修
河司數路之人方稍休息中外無不以為至當今纔歷
三時復為回河之役先帝既以為不可陛下又以為不
可而執政耻其前言之失必欲遂非不復顧天下之安
危生民之休戚妄舉大役輕動大衆河本無事而人强
擾之臣不知執政以何為詞必以北流有決溢之害也

夫夏秋之際百川皆漲非獨大河河中河陽兩山之間猶時有決溢況於河北河出平地無所阨東而北流隄防未理水性趨下安得全不為患也今秋水潦多於常年如昨潁昌水入城郭陳蔡亦有水災豈由河不復故道熈寧中河決曹村東南注鉅野與漢武帝時瓠子正同河決而南不可不塞故大興人徒塞之然曹村之役人力已無所施一夕河自退背靈平乃成故議者以為天助非人功也祖宗時王楚橫壠商胡皆不可塞非不

欲塞也勢不可迴也先帝知其如此及河決而北遂不復閉蓋幸其北去無南決逼近都邑之患而河薄西山稍近禹之故道李垂孫民先嘗欲導河使之北流當時議者但以功費太大力不能為而已今河自行其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夫河者天地之氣氣之所向誰能禦之今東行故道已高借使能以人力開之至海終不能使水自下升高自大禹以來未聞用人功開土渠而引大河行其中者今不以人意順水而欲使水隨人意此

乃鯀陻洪水汨陳五行之失也元豐中范子淵為武濟之役欲横絶大河費國財害人命不可勝計京西之人恨不食子淵之肉及其敗事姦臣黨庇止奪一官陛下嗣位方加貶責今欲塞北流與子淵何以異校其勞費與其為害又非武濟之比也夫水官欲興河役正如邊臣欲生邊事官員使臣利於功賞俸給吏胥主典利於官物浩大得為姦倖豪民利於貴售梢草瀕河之人利於聚衆營為凡言回河之利者率皆此輩非為國家計

也且以國家今日事力何如漢武帝與先帝之時以漢武帝之雄材先帝之神武皆以塞河為難而今日執政容易為之此臣所不敢信也假使有可回之理可塞之勢方今國用虛乏民力困弊朝廷唯宜安靜猶當省費息民況必無可為之理乎又有言北流之害者或曰淤塘濼或曰河入北界則失中國之險此皆私憂過計也塘水不依元法已久非緣河決而後淤淺今河入界河日益深闊東流幾二百里乃入於海昔以界河為阻今

以大河為限其為天險豈有過於此者乎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請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開大河上嶺出之塞外東注之海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盜賊侵掠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絶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武帝壯之詔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夫延年猶欲決河以灌匈奴武帝以其非禹跡故不為也今設使河入北界此

乃天送禍於契丹也彼河入百里則失百里之地入二百里則失二百里之地河之所在國之灾也何利於我而必欲專之議者又以為恐敵渡河入寇此又私憂過計也今河上流自西夏經北邊乃入中國自古未有北敵以舟師入寇者也況其居下流乎若北敵能以舟檝與中國校勝此則書契以來未之聞也假使東流成功北流退為平陸臣不知朝廷能聚兵於北境浚塘水而修界河乎凡以北敵為說者皆以妄言恐朝廷望陛下

拒絶勿聽而已自古欲舉大事動大衆必先盡天下之言不惡異同之論使人人各伸所見而後利害是非出焉至於治河必委忠實可信之人其論議必斷以經術非專用貪利邀功之人也漢武帝使汲黯鄭當時塞瓠子猶復壞成帝時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領河隄今乃欲望大禹之功於王孝先李偉之徒不亦難乎陛下凡兩遣使行河執政皆不以為信而獨信一李偉輕犯大河與討伐西北二邊無異其費無有限極國財民命

委於洪流比之邊事尤不可計而朝廷晏然爲之此臣之所大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諭大臣博采羣言息意回河勿輕動衆無以有限之財力生民之性命塡不測之巨壑勿爲無窮之役興無涯之費以徇一言之失而望必不可成之功罷都提舉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以弭將然之患其北流決溢隨宜救護委外都水使者自來春爲始亟理隄防仍速行相度修閉諸處決口臣自聞復置修河司指揮即欲建言緣臣叔百祿嘗被使指

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躊躇至於閱月今中外訩訩皆言不便臣有言責當陛下耳目之任若避嫌緘默坐觀國事有誤則臣之罪大矣陛下亦何賴焉是以冒昧竭盡其誠唯陛下深察臣無任懇悃激切之至

祖禹乞罷回河劄子曰臣竊聞已有旨除臣試給事中臣蒙陛下擢任言職未有豪分裨補今遽蒙遷擢實懷愧懼雖捐軀隕首無以上報然臣有愚懇不敢不陳臣自九月以來聞朝廷復置修河司實見人情訩訩不安

皆言回河不便臣因經筵每與傅堯俞相見講求利害皆以為此事至大不可不言至二十八日臣方進入文字今纔數日聞堯俞改授吏部尚書臣除左省之職臣非不知給事中職高而責輕諫議大夫班下而責重人情誰不以升進為榮以免憂責為喜然臣竊以回河之役最為當今大患又聞差使臣五十九員往五十九州刻刷差兵赴役又差內臣大使臣四員團結興廢次第如此天下豈不騷動且河北百姓未嘗告訴乞朝廷回

河而無故興此大役逆天地之理易山川之位以國財民命塡無窮之壑而取不測之憂此實安危所繫臣豈敢不力爭夫河不可回臣論之已詳朝廷若以臣言爲然即乞罷回河之役以免河北將來倒垂之急息數十州困擾之患臣願以一身救數路生民之命雖死無憾若河不可不回以臣言爲不然則當顯行黜責不當却得優遷此乃執政大臣欲以美職塞臣等之口使人貪利而不言耳朝廷若使執政得以官職誘人則畏威者

無不鉗口貪利者亦皆結舌天下利害之實人主何由得知此非陛下之福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方垂簾聽斷皇帝陛下未親政事正當明目達聰之時而大臣乃以陛下官爵為蔽言之具臣雖至愚所不敢當臣若黽勉就職是與執政同為欺君若陛下一日覺悟以臣為如何人也伏望陛下詰問大臣臣所引先帝詔書可用與不可用陛下昨降罷修河司指揮可行與不可行今來復置修河司是與不是中外人言便與不便然後考

核臣言之是非若臣言是乞賜施行若臣言非乞加黜責免至叨冒恩命再三辭避瀆煩天聽臣無任懇激之至

祖禹又乞罷回河劄子曰臣聞周靈王之時穀洛鬬將毀王宫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不可夫穀洛二水小川也王宫天子所居也小川水鬬而妨王宫太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川不可壅壅必有禍以其違天地之性也今大河豈穀洛之比又無王宫之害以何理而欲塞

之也六國之時鄰敵相傾則勸人以動衆役民韓間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以說秦令鑿涇水為渠溉田夫以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幾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有不可勝言之害此乃西北二敵所幸也是以臣與傅堯俞極言論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朝廷輕重所繫天地血脉已北向九年必非人力所能遏絶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跡入界河趨海初無

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回之理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欲望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若臣等所言為是即乞以數路生民為念以國家安危輕重為急速賜指揮停罷修河今將大冬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飢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臣等言為不然方冊中語皆不可信而河有必回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為州縣大患不至苦虐數路兵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為羣盜及不至火急收買數千萬物料致非時

斬伐林木殘害天地之所生科擾州縣鄉村坊郭人民鞭笞枷錮星火督責致百姓驚騷流離之苦又免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私匱乏倉庫空竭內則姦狡窺伺别致生事外則四夷傳聞萌心作過但令大臣保得必無上件數事回河必有成功則臣言顯為謬妄豈可但隱忍而已須當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勵後來乃可以示朝廷典法今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章奏纔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美遷臣不

知大臣此謀為國耶為身耶若為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事之利害不當以官職姑息使人不言若為身則是唯欲人之同已而不欲人之異已豈唯國事不當如此為大臣身計亦未為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寵益加則當愛君愈切臣若聞命遂緘默不言不唯臣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為貪利無耻忘國不忠之人伏望聖慈宣問大臣等所言回河是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必有必無別白是非明辨可否使如臣輩

不得緘默

祖禹又乞罷河役狀曰臣所領工房伏見朝廷應副修河司所司如支河陰氾水等處䌷米五萬石及差裝卸兵士二千人洛口雄武埽鍬手各三百人支在京箔場蘆蕟四萬領修役兵營寨之類日有行下文字臣昨為諫官極論回河不便未甞施行今河役不息功費漸大恐修河司須索不止於此朝廷若不罷河役則無不應副之理門下亦無由不行下臣稽之於古考之於今質

之中外人言竊謂此功必不可成恐雖應副枉費國財民力有害無利謹具所聞見回河不便晝一如後

一水性趨下自祖宗以來河決以次向西此則地勢東高西下其理不疑商胡故道已行三十餘年隄防日增如築垣居水淤填積久其地必高此不待見而可知今北流千餘里欲使復為平陸故道千餘里欲使復為洪流恐非人力之所能也

一四瀆者天地所以節宣其氣如人之血脉不可壅

過今北流已九年豈非天意有定就下趨海乃是
地形順便今來回河上違天意下逆地理騷動數
路幾半天下枉害兵民性命空竭公私財力投之
洪流不知紀極非徒無益更取患害　已上是河
不可回之理
一北流水行地中已是見成河道只須修立隄防便
為永久之利若歲歲增修一尺一寸皆是所得不
為枉費東流已廢九年間故隄穿穴一萬餘處陵

谷遷變況於埽岸人力所為今若修完便同創置
恐非人功國力所能供億譬如朽爛水槽多年不
使一旦盛水豈不踈漏況水之性必不捨下就高
設使能以人力壓向故道必為大患
一北流每年不免決溢自是隄防未理水政不修埽
岸怯薄全無備禦當夏秋之際小川猶漲自古未
有無患之河豈可因漲水噎凌決潰便欲全河回
改設使能回向東不知可保無決溢之患否

一南宮上下埽連年決潰皆緣隄岸卑薄深冬噎凌衝破臣不知去冬以來曾與不曾增葺隄防如其不然則今冬噎凌之際豈可保其無虞訪聞北流西隄自信都以南三百里許一例卑薄昨南宮埽止高二尺闊五尺瀕河老長無不寒心又官中累年不調春夫埽岸使臣皆有免責罰指揮河清兵士為修河司諸處抽使所存無幾水政如此豈得為河不為患及有決潰則歸咎北流便欲回河豈

為實論

一議者謂北流橫絶御河失漕運之利及西山諸水壅戚為患且大河向北自可漕運何必御河西山諸水自上古以來有之非獨今日大禹舊跡循西山而行與今北流正相符合西山諸水入河無疑但築隄防空留西山水道使之入河何為不可

一李偉元奏欲以閉宗城決口及還深州之費回奪大河夫宗城決口雖大必不至費一千八百萬物

料竊意元初檢計官故作情弊大數檢計意欲朝
廷見其費大不若用以回河然後李偉却索此數
自謂能了朝廷若遣可信之人別無檢計的確合
用物料當見欺罔且塞全河與宗城一決口大小
不同可坐而知臣竊計一千八百萬物料塞宗城
則必多塞北流則不足李偉必是且索此數將來
一千八百萬必了不得朝廷既已興工不可中輟
必須接續應副大抵興事之人無不如此范子淵

武濟之役已用此計及至敗事又無窮須索朝廷知其不可方罷而子淵猶以此藉口歸過朝廷以為不應副非是功不成今李偉與子淵正同而河役浩大又非武濟之比奈何信偉此言

一𤋮寧初已議移深州至今不能移者人情重遷故也今欲回河雖免深州之患而不顧北京可乎昨沙河第七鋪潰決已逼北京可為寒心今欲移一深州二十年猶不能也況北京之大豈比深州將

來河不可測萬一北京被患如何可移

一李偉稱北流破放省稅近一百萬臣以為此是隄防未理水政不修今若理隄防脩水政則河不決溢不占民田河灘可耕省稅可復而又東流故道多為膏壤彌數百里皆出省稅今為失稅而欲回河不知先費用幾百料稅

一閉塞北流蹙水既高則上流必深諸處隄埽豈可不慮大抵河患常出人意外如昨來開第三第四

而第七鋪決將來閉合未知為患所在豈可保上流諸埽必無決溢

一昨吴安持奏第七鋪危急調過急夫七千人而役兵不在其數用梢芟一百餘萬閒其實數不止於此下七緷埽皆被吹墊勢如漏巵經二十日用功終於棄捨任其決潰此乃救護積年壯隄上一決口猶不能為力而況兩岸漸進馬頭於急流巨浪中旋下梢草客土欲合龍門此必不可為明矣

一北流雖有決溢乃是天灾非人所為瀕河之民雖
被水害然亦有填淤肥美及漁採之利不聞失業
愁苦之歎今回河向東若有潰決乃是引河水以
灌注州縣百姓豈得不歸怨於朝廷譬如天火人
火天火自是灾孽人火必有歸咎且自古未有無
患之河利多害少即不須改作今北流實有大利
豈可以有小害便妨大計
一塘濼淤淺非因河決所致熈寧中先帝以塘水多

堙廢嘗遣監司以廵歷為名案行檢視此乃積年不脩然先帝亦未遑疏濬也且朝廷與契丹通好幾及百年豈是塘水能限北敵乃朝廷恩信深結其心每歲饋遺金帛敵貪厚利所以不動若其棄好背盟何路不可入寇豈塘濼所能捍禦朝廷亦何嘗恃此以為險固

一河入界河幾二百里乃入海此最為天險實中國大利議者曾不計此乃憂河入北界若入北界當

於初決時一直北注不應却東入海又西隄屢決水復還河以此可知向北地形高仰設使河入北界乃是契丹之災況必無此理

一竊聞欲用沙囊以合龍門自古唯韓信用沙囊壅濰水以敗楚兵未聞大河可用沙囊壅合此與范子淵用鐵龍爪濬河無異河水所向土山亦摧豈有布袋盛沙土可禦洪流也

一臣見傳堯俞言有人自河北來言北京地無横草

石炭非常踊貴此乃九月中所聞未知今更如何

聞往年六塔河役民間費錢五百文方了納梢草

一束審如此則生靈何辜朝廷聞之豈得不動心

也

一近依脩河司所請降朝旨下河北轉運司并脩河

司曉諭州縣民戶向去別無科配物料臣竊恐此

止是空文物料不出於民何從而得興動大役豈

有不騷擾者但恐朝廷雖降此指揮民間困苦亦

無由盡知如役兵死未免只作逃亡申報民夫死則官中更不知數此尤可哀憫也

一修東流故道是一大役閉塞北流又一大役此二大役其害已不可勝言非民力所能堪今西戎未款服萬一更有邊事將何以枝梧

一天聖初朝廷遣參知政事魯宗道往滑州相度塞河口功料其後欲塞商胡亦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先朝慎重河事如此今倚仗一李偉即興

舉大事臣前上言士大夫言不可塞者十有九今采於中外之論無小無大皆言不可非止十有九而已自古未有違衆作事而能成功者也

一修河司奏打量第四鋪已下至孫村口大河水面即目高如孫村口二丈五尺九寸者臣聞前年顧臨謝卿材王孝先唐義問陳祐之張景先等衆官講議躬親相視據孫勍等開撅井筒衆定得有二丈一尺有餘取引不過難以還復故道後來再遣

使案視與前所驗無異今修河司所奏已是河水伏槽之時猶高二丈五尺以上則昨來夏秋之際漲水必更倍高何以回奪不過且京師去北京不遠河水深淺地形高下皆可案驗而二年之間前後所定如此不同豈可不考核虛實坐受欺罔就使孫村口實為低下要是東行故道大勢已高流河不快所以就下昔漢成帝時河決平原遣王延世塞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言延世前受楊焉術

以塞河而蔽匿不言不若遣焉與延世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更相難極足以分别是非擇其善者而從之鳳如欽言奏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古者欲舉大事故欲人為異同反覆詰難至於窮極然後利害可見朝廷擇而從之昨謝卿材以議不合先罷范子竒至河北纔兩月又以異議罷而專信李偉偏説此中外所以未服也

一臣案歐陽修言慶歴中横壠之水自下流先淤是

時修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下流既梗乃於商胡口決據此則先是下流不快上流乃決小吳之決恐亦無異商胡今修河司專閉塞北流而不管故道可行與不可行海口快與不快若海口出泄不快將如之何今只打量孫村口高下便望成功亦恐利害未盡

一李偉稱北流河道動闊三五十里至七八十里然大河行流謂之一游一迭豈能必使之攤平遍滿

故每緊溜走移或東或西所向即決益無隄防扼束之弊者臣觀古人唯不欲與水爭地故遠為隄防使游波寛緩而不廹正以隄防扼束為水之害則多決溢若兩隄相去數十里其河自有中流豈有攤平遍滿之理水退則人皆種麥比及水至麥已倍收且先帝宣諭唯欲遷州縣以避水而李偉乃欲以隄防束水不唯極非先帝聖意亦正與古人治河相反　已上是河不可回及不須回之事

右臣竊以論議之臣止言其理至於知河事者則言其事今其理已極為不可而其事又如前之所陳先帝所謂以道治水者言其理而已至於以事治水乃後世之弊先帝之所不取也昔堯知鯀不可使治水然而四岳請試鯀者豈固欲違堯意而害天下哉蓋當時治水之人未有以易鯀而鯀必執其說以為水可堙塞而治故也仁宗時李仲昌欲塞商胡復橫壠歐陽脩極言不可執政不聽脩而聽仲昌仲昌終以敗事得罪以仁宗之

明豈不知脩可信而仲昌功必無成然而用仲昌者亦堯試鯀之意也熈寧初張鞏宋昌言欲塞二股河北流神宗遣司馬光等往案視光亦極言不可而鞏等急於有功纔塞而復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之境以神宗之明豈不知光可信而鞏等功必無成然而用鞏等者亦堯試鯀之意也夫前事不遠後事之師方今四方無虞西北晏然年穀稍稔民力稍紓若更休養數年庶幾有太平之望唯息河役則中外無復一事豈可

試一李偉必待如鯀及仲昌而後止也臣考之方冊自古壅塞川瀆必有禍敗共工墮隳高堙甲以致滅亡鯀堙洪水上帝震怒績用弗成殛于羽山周靈王欲壅榖洛太子晉深陳禍福以共鯀為戒梁武帝伐魏作浮山堰壅淮水以灌壽陽窮竭境内之力以爭一州四月堰成而九月堰壞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怨毒盈於遠邇古今以為無道今塞北流與堰淮何異且梁武以灌敵國今乃自困吾民而河之大又不比淮以此

較之尤為不可凡論河役正如邊事搢紳之儒則言和戎介冑之士則言征伐今問儒者必欲息民若問水官必欲興事欲塞河者是用兵之說也欲不塞者是息兵之說也彼水官之欲興役如將士但知攻戰而已朝廷豈可不審擇利害而興天下大役止以為此輩進身之資臣今雖無言責而有官守職在出納通達上下之情聞見如此不敢不言伏望陛下與大臣平章若審如衆論有害無利即乞早罷河役以幸天下以福生民其脩

河司兵夫物料可就用脩塞諸處決口委外都水使者
漸理北流隄防如此則數路人心必安此乃管仲相齊
桓公轉禍為福之計也臣言狂愚伏乞少賜裁擇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一